

## 乡情一缕

春天来了,峨嵋塬上的人们在等着桃花开放。

桃花不是这个地方春日塬上最早绽放的花,却是最为集中以及颇受人们关注的花。塬上近些年栽植的桃树越来越多,桃花在那儿已成了气候。

有人在等桃花,等着在它们的粉红香阵里着汉服撑洋伞徜徉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向所有人表示他们是多么热爱春天热爱这春天里的粉红色花朵。每年春天,他们用的那些词几乎都一样,艳若桃李,桃花灼灼,桃红柳绿;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春色暖先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这些,你不好说准确,也不能说腻烦,反正每年三月等待桃花的和等来桃花的都是这些例定的内容,几乎没有变化。

也有人在等他们树上的桃花,等它们如约盛放平平安安,像是等着自己的孩子。那是村里的桃农,是放下犁铧麦耒改侍弄桃树的人。他们那儿有的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桃园,什么桃都有,蜜桃、蜜桃、大久保、红不软,他们伺候桃树的时候像对自己的爹一样小心。桃是挣钱的,挣来的虽然都是辛苦钱,但弄好了一年也能发一下桃财。人待桃不薄,桃便不亏人,但有些事儿桃说了不算。

桃花红了,红艳艳的可真好看,在桃农眼里,它们像粉色的票子一样挂在枝头,红得惹人心痒。挣到钱数票子的时候也过瘾,都是桃带来的,这辈子没想过交什么桃花运,桃花的钱能挣到手也是不错的。当然,“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桃也带毛,从桃上来的钱并不那么踏实,多一年少一年的,好一年就露一年。没办法,既然已把桃树当祖宗供起来了,就不挑那么多理了,干啥都会有闪失,挣钱哪有那么容易。文人们可真能整词,还种桃种李种春风。桃是种的吗?不是,桃是栽起来的,是嫁接起来的,是剪出来的,是花工夫管出来的,是拿钱投资投出来的,靠种真不是靠谱的办法。再说,现在的桃侍弄好了,这一年靠栽桃能成事,弄不好,这一年就栽在桃上了。村里人倒也认命,嘴里说着有一年没一年的软心话,第二年接着还往桃树上投钱。不投咋办?投还可能有人,不投哪有回报。

但桃总归也有桃的好处,比起苹果,桃的成长周期要更快些,上市快,出手快,回钱也快,能挣就挣,拖不得,嘎嘣脆。弄苹果和弄桃容易走两岔,苹果怎么也要有多半年的折腾,弄不好能磨上一年还不见得有啥结果。这不,有地方去年的苹果还有不少积在果库里出不去呢,果库是让你白放的?放一天得给人家一天的钱,行情不好到最后那些果子还不够给人家果库的存储费呢。去年表弟的苹果不错,天天搓着牙花子算小账憧憬着苹果能挣一二十万的美梦,现在差不多真成了梦。刚开始市场好了一下,大家不急,都沉住气,等着好价钱。但行情一路走低,到年前也没给个好脸,年后大家心里都毛了。人家那些果客和果商经济人也直摇头:果子是好太太,就是行情不行么,走一车,销不动,没市场,不顶事。

还是说桃子吧。我在一个夏天参与了他们收获桃子。

一切都特别赶趁(时间紧迫),早上联系好了客商,连早上带晌午顶日头就要把桃摘回装箱运走。这是惯例。桃就这样,不等不靠,不卖不摘,放在放不住的。尽管说明白是“红不软”,是“超越”,桃子硬实耐放也经不住耽搁,稍一拖延就变软,桃不等人,一软就坏,怕运输也怕因软失了卖相。

说好雇来的摘桃人都是本地妇女,一年里,套袋,采摘,装箱,挣的就是这份辛苦的快钱,日结,还管饭。虽是雇佣关系,桃主也不能怠慢她们,好吃好喝管上,桃主还得在饭店吃饭,不是烧包,谁家确实也没工夫做饭。桃的好与坏全在手上,活稍微糙点,那些还长在树上的桃子,碰一些、掉一些、落下一些,加起来都比工钱值钱。

摘桃人大都是熟手,各自分工认领一行桃树,不用多说,马上开干。与她们的敏捷相比,我自然略显笨拙。这是熟练工与新手的区别,也是桃的市场经济逼,于桃来说,她们值得这一笔价格不菲的工钱。另外雇来的几辆电动三轮车在田间地头桃树行子里头穿梭往返拉运,装满一车直接送到村头交易市场装箱,这样的桃在市场上当然是毫无争议的鲜桃,最短的上市时间距一棵桃子离枝大约仅有一天。夏时间距,一枚桃子在树,摘桃的人,心在肚里,活在上手,一棵一棵,一行一行,一车一车,一

## 每个人都是一朵桃花

李耀岗

趟一趟。人再辛苦,但此时身体不及桃子金贵。从树上摘下,到装袋、码好、装车、转运,每一环节都是以桃为中心,桃为上,人次之。

出桃是桃园一年最重要的时候,所有的辛苦都在此刻兑现,地不骗人,但人左右不了行情。我见过的桃子从来没有长得那么过大,大得吓人,像营养过剩发育过快的孩子,端在手上几乎抵得上《大闹天宫》里神仙蟠桃宴上的桃子那样大。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还是被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硕大的桃子惊到了。它们长得太大了,被充足的肥料和充沛的水分像吹气球一样吹得很大,大得傻头傻脑,有的大得撑裂了缝隙,连桃核也裂开了身体,里面空空荡荡的几乎看不见桃仁或者只有干瘪的桃仁,像假的桃子。

村里的媳妇给某多多拍了广告在电视上滚动播放,拍摄地就在装桃子的现场,背景是一片正在采摘的桃园。她张口说的几句词第一次听着就觉得耳熟能详,“……额屋的桃皮薄肉厚,哎呀,好果子可是不容易……卖得多,挣得多,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还真是村南巷子的媳妇。桃子皮肉娇嫩,不如苹果结实。与摘苹果直接用筐不一样,她们在装桃的时候统一使用一种手工缝制的布袋,装桃的时候需要大量这样有背带的袋子,大多是我们当年上学

时作为书包的帆布袋,这样的袋子方便、结实,不伤桃子。也有的地方改用更大的编织袋制作摘桃装桃的袋子,依然沿用传统帆布袋的样式,直至装箱上车运送给客商之前,桃子都不会离开这样的袋子。也许在乡人眼里,这样的装备是最可靠的,就像他们当年把养命的馍馍装在里面一样放心。

那次我装桃的地块旁边是另一片核桃林,原来也曾是桃树,挣了钱有人就把桃树伐了,满地都是以做木雕的坯子和可以削作辟邪桃木葫芦的桃树枝干。相邻那片核桃树也是新栽没几年,桃也好,核桃也好,都是想从土里刨点钱,但钱哪有那么好挣,经常听到的一年好一年孬。如苹果,如桃,如葱,今年什么卖得好,明年人们就一窝蜂跟风种,再好的东西一多就变得比白菜还贱,果树虽有不同,大抵也随了这样的规律。我妈妈惊恐地提醒我,核桃树上有一种虫子会蚕人,有人被虫咬了,花费很多钱医不好,可能还会死去。我想起某年夏天穿半袖被一种叫洋辣子的毛虫蜇了的事,手臂红肿了许多天,它们仿佛乡间赠送给我的礼物,有着特别的隐喻味道。从此,我再看到洋辣子就紧张,哪怕是照片,尽管臂上的一红早已消遣,但心理上的痛痒好像一直存在,无法遮蔽。可是,刚刚送走的冬天,东北一作家却在朋友圈晒自己捉来的一大罐头瓶子装的洋辣子的蛹,一种有坚硬的外壳形似蓖麻模样的带花纹的蛹,说这玩意儿是多年没见的美味。我不敢相信,私信他:能吃?他回答:能。

果树的魔幻常常让我无语,不知该如何应对,原本那么一种美好之物,有时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危险,而有的危险又成就另一种稀缺,甚至还被别人当作美食,真是彼此之砒霜,吾之蜜糖。不只是洋辣子,又比如,三月的晋西南近些年曾闹过几次“桃花劫”,就在三四月春日回暖桃花初放时气温突降兼有大风降雪,既有“倒春寒”还有“桃花雪”。大雪压枝,桃花覆雪,花红雪白,宛如仙境,于赏花人来说,或许是千载难逢的一场桃花春雪,于桃农来说那都是摧花索命的冷血杀手,摩挲于指尖的桃花虽然他们是他们一年的指望,却不仅受制于市场亦受制于天气,哪个都惹不起。但“桃花劫”的那一年,坡顶上的果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没有减产,反而增收。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同在一片天底下有同行没同利,这边“桃花劫”收获锐减,那边的桃果反而奇货可居卖出了好的价钱。

又是一年春三月,占断春光还是桃花。春时浓郁,无过桃柳,农历三月又称“桃月”。历来人们将桃视为一种能辟邪的特殊植物,桃字中的“兆”本是用来形容花果繁茂之盛况的,所谓神荼、郁垒什么的,也都是借桃成仙。桃,木归是一种带仙气的吉祥树,花也好,木也好,果也好,似乎皆有神助,亦能避难呈祥,希望借此兆吉能给桃乡人带来更多好运。也许,正是乡人劳作艰辛在重新赋予桃花不同的底色,让他们从泥土中不断探索与把握着看似无定的希望,期待着年年桃花绽放如锦,花开富贵,真正成为春天美好期待的一部分。春天里,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桃花,开在心里等着绽放结果的桃花。桃花有意,静待东风。

## 心香一瓣

## 春天在古诗里徜徉

李凯

春天总是给人无尽的遐想,尤其是这个时节的各种意象之美,早已被古人用浓厚的笔墨镌刻,让我不时便想吟诵几首,将这无限的春光刻画在记忆深处。

春雨是春天的珍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的《春夜喜雨》充斥着对雨水的喜爱之情。春雨是及时的,滋润着万物却又不说功功,在一个夜晚悄悄到来,只留下一片雨后的痕迹,可看到枝头上、房檐上,一滴滴水珠儿摇曳坠,被春风轻轻吹过,便落入泥土中难觅踪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写早春的诗描绘着这样一幅美景:春雨是可贵的,如同酥油一般,细如牛毛,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宣告春天的到来,携带着希望和憧憬洒满人间。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许由洗耳

闫鑫摄

## 鹤雀楼

四月,千千结

柔发飘飘  
把天空洒满翠绿  
千年的许愿  
就是向暖的微笑年年多情  
一份最懂  
是前缘还是永生四月  
垂柳千千结  
不可解不能解

四月,守候着地平线

纯净的心事  
流年如月  
岁岁花开地平线  
生长高原

## 四月诗意(组诗)

胡春良

生长阳光的闪电  
生长青草和温暖  
蚂蚁走过  
狗尾草成了哲学家在蒲公英金黄的幸福里  
高谈阔论  
老树枝的狂草  
居然让晨星幸福无比生命是层层磨难  
河卵石一般在岁月里锻打  
一首歌一首诗  
或者句仄  
都是小窗暖阳爱  
向美向善  
在四月的怀抱里  
无声狂歌  
一豆绿芽  
一袭足音有时就是世界  
四月的地平线  
野火熊熊四月断想  
拽着牛尾巴  
放牧群山  
杏白桃红  
是梦中故乡的星河  
翠柳清流

## 凡人情思

春天,它还是一棵小苗,这里也还没有孩子,周围还没那么热闹,但是小树苗才不管那么多,它在哪儿,哪里便是热闹。风是新鲜的,雨也是新鲜的,它渴望成长,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夏天,它逐渐发现,参天大树并不好长成。风的脉络成为它身上的纹路,雨点也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它开始思考,究竟自己能否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到了夏末,孩子却到来了。对孩子来说,一切又都是新鲜的。孩子摸着它身上略微粗糙的树皮,开心地咯咯笑着。树看着孩子,好像又有了新希望。

秋天,看着频频抬头向树枝上看的孩子,它感觉有一种使命,它似乎应该做些什么,给孩子点什么呢。于是,它拼命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想要在秋天,多给孩子留下点什么,再留下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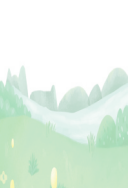
冬天,漫天大雪里,它一声不吭,也不知道是不冷呢,还是在默默忍受。孩子时不时地过来,把厚厚的雪抚掉。这个春节,孩子还在它身上挂了一个红灯笼,孩子想,树应该会高兴吧。

又是春天,虽然它可能没有曾经梦想的那么高,但也是相当不错了。孩子也已长高,不再是那个只会咯咯傻笑的人。经历了寒冬,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很沧桑了,其实不然。在这年春中,树还是如往常一样发了新芽,一切仿佛都像以前一样,但是,其实也有些许不同,它的根扎得更深了,树冠也更大了……以前的那个孩子不再只是巴巴地期待树结的果,也学会了浇水施肥。

往后会怎样?这棵树一定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个孩子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感恩生活、温暖丰盈的人。

## 树的四季

董容佑



## 百姓记事

## 我们的家属院

张宝晶

现在,城市里的住宅区多数都变成了小区,家属院虽然少了,但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我就住在家属院里。

我们的家属院,叫市税务局豁村街南家属院。言外之意,市税务局在这条街上还有一个北家属院。

家属院这个名字,比之小区,资历要老得多,我估计至少与共和国同龄。家属院里的住户,都是一家人之主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男人或女人,不像现在小区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20世纪80年代前,家属院都是由单位出资建成的。干部职工的住房均属公房产,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时候,全国各个城市里的千千万万的人都住在家属院里。

我们的家属院建在新世纪初,算算有小二十年的光景了。最开始入住这里的,大都是原市地税局的元老级人物,当时有四五十户,一百五六十口人。我猜想,这也许也是这座城市最后一个家属院。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国家不再允许单位自建干部职工住宅,一律走市场化的路径。

日子如风,小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家属院,二十年并不算长。但是,对于人生,二十年可不算短,它占去了人生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它开始住在这里的娃娃,现在都当了爸爸妈妈。那时候的年轻人,如今也大多晋升为爷爷奶奶。不过从外表上看,他们还不怎么显老,依然是我眼里的年轻人,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朝夕相处、天天见面。

晨曦中,随着鸟儿啾啾的声音,门房老曲两口子起来开院门、扫院子,养宠物的人到院子里遛小狗。小院新的一天由他们拉开序幕。

起床后大多数老年人喝完水,先后走出院子到广场、公园健身,或者去早市买菜。这个时候,个别老年人、年轻人家里做早饭或到门口的上街买点现成的包子、豆腐脑、馄饨等,与孩子胡乱扒拉一口,纷纷走出家属院,电动车、小汽车载着他们的心肝宝贝急急忙忙地赶往学校、幼儿园,接着又赶上单位上班。一个“赶”字,是对他们工作状态的最佳描述。

八点钟,有的老年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水果,回到院子里。只要见到人,他们就会精神饱满地打个招呼,打听对方都干了些什么,交流哪里有物美价廉的东西,让人感受到家属院的生机、活力、烟火气。

那些健身回到院里的老年人,穿着浅蓝的、大红的、白色的等不同款式的运动服,肩挎宝剑,手提音响,满面春风地打开单元楼的门,回到自己家里去洗漱,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运城夏天很热,是有名的小火炉。年轻人上班后,老年人躲在有空调的屋子里。这里的冬天虽然没有东北和塞外寒冷,但室外总不如暖气室内暖和。不论冬和夏,他们收拾完家务,或看电视,或看书读报,或手握一管羊毫,在精神世界里恣意潇洒。

尽管待在家里舒服无比,但有些事不能不办。那些腿脚利索的老年人或顶着烈日,或冒着严寒去银行、医院、老年大学,他们认为既办了事情,又增长了知识,还锻炼了身体,更减轻了子女负担,体现了自身价值。他们累并快乐着。

前两年,我们家属院住在七层楼房里的人们,在国家扶植资金的支持下,个人从腰包又集资了一些,给每个单元安装了电梯,使本来就很宽敞的住宅“如虎添翼”。现在又在院子里安装了电动汽车充电桩、电动摩托车充电桩和大人锻炼身体单车。小孩玩耍的秋千等体育器械。大家都夸国家的政策好。这里24小时全天候供应热水,尽管个人按用量付费,但也让不少外人眼红。

照明灯使得我们的院子夜如白昼。一些双鬓斑白的老年人晚饭后在体育器械上活动或结伴在平整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快步走,大家手里拿着手机,边走边聊,好不惬意。之后,有些人又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或健身房,打扑克、打麻将、舞宝剑、看报纸、看电视……这里更有空调、快乐又自在。我们院子的月季、木槿、紫薇、桂

花等奇花嘉木绿意盎然,花香诱人,令人流连忘返。院子的南墙一带,有个葡萄架遮阳蔽日,快八月的时候,绿葡萄珠就垂了下来,一嘟噜一嘟噜的,等着慢慢成熟。离一丛毛竹不远,有棵枣树,一到秋天结果时,枣子挂在树梢上像是一颗颗玛瑙。打枣的喜悦在秋天,摘香椿芽的乐趣在春天。我们把刚摘下来的香椿芽或炒鸡蛋,或腌到瓶子里,不管哪种做法,都是美味可口。几棵石榴树,五月天榴花灼灼、蕊珠如火。过了中秋节,每棵树百八十颗近一斤重的石榴,像圆形灯笼挂满枝头,格外鲜艳,煞是好看。最早结果的樱桃,主家更喜欢人们自摘尝鲜,一院人仿佛就是一家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家属院也不例外。二十年来已有三四十个人喜结良缘。每年五一、十一前后天气不冷不热,是新人结婚的好日子。听说某家有喜事,不等主家吭气,人们上门出主意当参谋,陪主家到商场购物,像办自己的事情那样尽心。

我爱我们的家属院!